



The Apple Tree

苹果树(又名:仲夏之恋)

(英) 约翰·高尔斯华绥 著

刘立军 王宗宽 纪晓娟 译

The Apple Tree

苹果树

(又名: 仲夏之恋)

(英) 约翰·高尔斯华绥 著

刘立军 王宗宽 纪晓娟 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北京·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苹果树 = The Apple Tree: 汉英对照 / (英)高尔斯华绥 (Galsworthy, J.) 著; 刘立军, 王宗宽, 纪晓娟译. --北京: 中国宇航出版社, 2011.9

(电影中的记忆)

ISBN 978-7-5159-0029-2

I. ①苹… II. ①高… ②刘…③王…④纪…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中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8632 号

策划编辑 战颖

装帧设计 友雅

责任编辑 郭丹 韩红红

责任校对 王博

出版 中国宇航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阜成路8号
(010)68768548

邮编 100830

网址 www.caphbook.com/www.caphbook.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

发行部 (010)68371900
(010)68768541

(010)88530478(传真)
(010)68767294(传真)

零售店 读者服务部
(010)68371105

北京宇航文苑
(010)62529336

承印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规格 787×1092

开本 1/32

印张 7.375

字数 153千字

书号 ISBN 978-7-5159-0029-2

定价 26.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苹果树、歌声和金子

代译序

唐宁

在伍尔芙评价小说的论文中，她形象地把自己和另外三个文学创作理念不同的作家“~~放置~~在同一节车厢里”，当他们共同观察到一个普通的女人时，~~便~~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伍尔芙认为应当捉摸她的心理，从而展开与她相关的描述，同时不无讽刺地说：“~~高尔斯华绥先生~~一定会拼命算计女人所处的阶级，以及她和社会乃至整个时代的关系。”

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1933年)，英国小说家、剧作家，这位世界笔会的创始人及第一届主席，声名显赫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给读者留下的都是这种古板僵化的印象吗？他的中篇作品《苹果树》，依然算计女人的阶级，但那感伤优美而质朴的语言，冲淡了刻板，令人沉浸其中。

有如天边的风掠过那田园的诗意和牧歌，那苏格兰冷杉、红醋栗和水松构成的长长的地平线，那长长的草地上野

风信子花、金雀花丛丛茂盛，还有岩石、山楂树和山毛榉，潺潺的小溪，以及古老的苹果树园……

在这样水彩画般的情境中，故事缓缓展开。艾舍斯特在他的银婚纪念日这一天和妻子来到乡间郊游。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地方非常熟悉，又别样地震撼，包括路边的一个坟墓。于是，艾舍斯特陷入了回忆，他记起自己还是个大学生的時候来到过这个地方，在一个农庄借住，认识了乡村姑娘梅根，两个人一见钟情，并且狂热地相互爱恋，在美丽的苹果树下定情，他发誓将带姑娘去伦敦结婚，共同生活，但是当他去往附近的城镇银行取钱购置行装时，意外地遇见了一个老朋友和朋友的三个妹妹，他立刻被其中的那个名叫斯苔拉的城市淑女的魅力迷住了，于是和他们住在一块，把回乡村带梅根走的诺言渐渐淡忘了，直到发现可怜孤独的梅根独自来到城镇，茫然地找寻他时，他才感到灵魂的谴责，可是经过“痛苦”的抉择后，还是选择了回到自己的阶层，回到伦敦，与斯苔拉结婚。多年后他又回到这里，发现了梅根死去的坟墓，发现一切照旧，但是已经没有了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苹果树、歌声和金子”。

那样的诗意，那样的细腻，高尔斯华绥在这样短小的篇幅中完美地表明了自己的道德批判和审美观念。当所谓的阶级差异、贫富差异、观念差异吞噬掉美丽的人性和真挚的

情感时，一场悲剧不可避免。“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被毁灭的，何止是善良钟情的梅根。“苹果树、歌声和金子”，在这些至诚至爱的事物面前，媚俗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高尔斯华绥没有像他的长篇那样截取大历史大社会大场面来进行铺陈，来进行宣判，却借爱情遭遇偏见的传统题材，用最细微的情愫打动了读者，起到了长篇无法达到的效果。

这里发生的故事，浪漫、感伤，而且因为作者的巧妙刻画，也显得别样地沉重。随着叙事的发展，清淡的画面逐渐被喧嚷的声音取代，大自然的清新空气逐渐被人与社会关系的利益纠葛所取代，清淡的说话加快了语速，淳朴的心灵迅速成长也迅速老化，主人公内心的情感冲动变成了苹果树下坚决的行动——带梅根去伦敦（这次是幸福的、勇敢的），然而又因为机缘巧合与自身的虚荣心变成了选择，在不断地选择和内心矛盾升级中又变成了坚决的行动——舍弃梅根（这次是痛苦的、负罪的）。

英国文学的传统是在诗意和浪漫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对心灵的思考，对情感的追索，对美和生命的塑造是贯穿下来的文学生命线，是被无数英国杰出作家继承的特色。在现实主义的文学中，作者应该是冷静的、旁观的，然而高尔斯华绥把自己的情感通过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表达出来

了,真诚地呼唤着新鲜的空气,高贵的爱情,朴素的生活。他的现实主义被浪漫化了,诗化了,呈现出别样的魅力。

这就是叙事和抒情的完美统一,实写和虚写的完美结合。高尔斯华绥无愧于他当年的盛誉。这本文笔优美的小说,能充分反映英美文学的特点,学习者可以在阅读中体验高尔斯华绥的小说纯朴自然且富有诗意的英语之美。

苹果树

(又名:仲夏之恋)

“苹果树、歌声和金子。”

墨雷译《欧里庇得斯的〈希波吕托斯〉》。

在银婚纪念日，艾舍斯特和妻子坐着汽车，沿着荒原的外边行驶。他们打算到托尔基去过夜，圆满地结束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那里是他们初次相遇的地方。这是斯苔拉·艾舍斯特的主意，在她的性格里是透着点儿多情色彩的。二十六年前，她那双蓝蓝的大眼睛，她的花容月貌，她那玉洁冰清的脸庞与身段，白里透红的肤色，莫名其妙地一下子使艾舍斯特坠入了爱河；今天，她已经四十三岁了，早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彩照人。不过，她依旧是个漂亮而忠实的伴侣，两

颊虽已有些微斑，眼睛也没有过去那么蓝了，然而灰蓝的眼睛却显得更加充实。

正是斯苔拉叫车停了下来。这里，左边但见那块公有地陡峭地向上升起，右边是狭长的一溜落叶松和山毛榉林子，还疏疏落落地长着几棵松树，一直延伸向介于公路和整个荒原上的第一座又长又高的山冈之间的山谷。她在寻找一个可以让他们坐下来吃东西的地方，艾舍斯特是从来不操心这类事情的；而现在这个地方，满是金黄的金雀花，而且弥漫着在四月的斜阳里散发出柠檬味儿的绿叶蓬松的味道；这里还可以远眺幽深的山谷，仰望广阔的荒原群丘，似乎正适合一个热爱奇景异迹的水彩画家果断的天性。拿起画笔，她跨出了车门。

“弗兰克，你觉得这儿行吗？”

艾舍斯特，有几分像长了胡子的席勒，两鬓斑白，高个子，长腿儿，两只深邃的灰色大眼睛有时包藏着无限意味，而且显得很美丽，鼻子稍稍偏向一边，长了胡子的双唇微微张开着——四十八岁的艾舍斯特，沉默不语，拿起便餐篮子，也下了车。

“呀！弗兰克！那儿有一座坟墓！”

从公有地顶上延伸下来的那条小道,和公路成直角相交,经过狭长的林子穿进一座大门里去了。就在小道旁边,有一个长着一层草皮的矮丘。小丘有六英尺宽一英尺长,西面有一块花岗石,不知是谁在上面丢了一枝黑刺李和一束野风信子。艾舍斯特看着眼前的景色,不觉触动了他的诗人气质。在十字路口——那自杀者的坟墓!可怜的迷信的世人!不过,不管躺在坟墓里的是谁,他都占据着最有利的地位。因为,这不是挤在雕刻着废物的丑坟之间的阴湿的陵墓,它拥有一块粗糙的墓碑,广阔的天空和路旁的美景!艾舍斯特没有发表任何议论,因为他已经懂得不能在家人中间充当哲学家。他大踏步走开,登上公有地,把便餐篮子放在一面墙下,铺开毯子给妻子坐——她饿了自然会停止写生到这边来的——然后,从口袋里掏出墨雷翻译的《希波吕托斯》。他很快就读完了“塞浦琳”和她复仇的故事,凝望着天空,注视着朵朵白云,它们在深蓝的天幕上映衬得如此明亮。在这银婚纪念里,艾舍斯特渴望着——渴望着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东西。男子的有机组织跟生活是多么不协调!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本应该是高超的、严谨的,但是总存在着一股贪

婪的暗流,一种渴望,一种蹉跎的感觉。女人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呢?谁知道呢?然而,那些纵情于新奇,纵情于追求新的经历、新的冒险、新的享乐的男子,毫无疑问,他们所痛苦的并不是饥饿,恰恰相反,而是过饱。文明世界的男子仿佛是一只精神失调的野兽,陷在这里不能自拔!他不可能选择自己喜爱的花园,那优美的希腊合唱诗的词句中所描述的充满“苹果树、歌声和金子”的花园;生活中也没有他可以到达的极乐世界,或者说,没有给予他任何有美感的男子的永恒的幸福港湾——他没有可以和艺术作品里那种被捕捉了的、永远被赋予了的可爱形象相媲美的东西。因此一经观赏或阅读,总会得到兴奋和心旷神怡的感觉。毫无疑问,生活中存在着这种美的时刻,存在着那种不召自来、飞逝而去的狂喜时刻,但是麻烦的是,它们持续的时间仅如一朵云彩掠过太阳那么短暂;你不可能留住它们,不可能像艺术捕捉到美,而把它牢牢地抓住似的。它们稍纵即逝,像大自然的灵魂的那种闪烁或金光灿烂的幻景一般,像瞥见那遥远而沉思的精灵一般。而在这里,阳光热辣辣地晒在艾舍斯特的脸上,布谷鸟在山楂树上发出布谷声,空气里弥漫着金雀花的

甜味——在这里，满是蕨类植物的幼小叶子和星星般的黑刺李，明亮的云朵飘过群山和梦一般的山谷——此时此地，正是那样的一瞥。但是刹那之间它就会消逝，就像潘神的脸庞那样，从岩石后面露出来，你刚想注视便消失了。艾舍斯特突然坐了起来。可不是，眼前的景色有点儿眼熟，这块公有地，这条路，还有背后的老墙。他开车时并没有注意到——绝没有注意到，因为他只管想远在天边的事儿，或者什么也不想——但是现在他却注意到了！二十六年前，也是在这个时节，那天他从离这个地点不到半里的农家出发到托尔基去，这一去可以说就永远没有回来。他突然感到一阵疼痛；他无意中回忆起了一段往事，但是他没能捕捉住这段往事的美丽和喜悦，这种美丽和喜悦拍着翅膀飞到未知的世界中去了；他无意中触发了埋藏在心底的回忆，那是一段放纵、甜蜜，但却被迅速地扼杀了的时光。于是，他翻过身体，两只手托着下巴，凝视着长着小小的蓝色乳草花的那片短草……

1

这就是他回忆起的往事。

那是在五月初的时候,那年弗兰克·艾舍斯特和罗伯特·加顿大学毕业已经一年了,他们正在徒步旅行。他们从布伦特出发,打算去查格福德。但是,由于艾舍斯特的膝盖在踢足球时受过伤,已经支持不住了,而地图上显示他们还有七英里的路途。在一条小道沿着树林穿过公路的地方,有一个斜坡,他们在斜坡上坐下,一面休息,一面海阔天空地谈着,青年人就爱这样闲聊。他们两个人都有六英尺多高,瘦骨嶙峋的;艾舍斯特脸色苍白,有些理想主义,总是有些心不在焉;而加顿呢,举止怪僻,看上去有些不好对付,头发卷曲,活

像一只太古时代的野兽。两个人都爱好文学；谁也不戴帽子。

艾舍斯特的头发是淡灰色、光溜溜的，带着波浪似的卷曲，而且额头两边的头发都有点儿高起，似乎是总往后甩的缘故；加顿的头发则乱作一团，黑沉沉的，深不可测。在这几英里的旅行中他们没碰见过一个人。

“老朋友，”加顿说，“怜悯不过是自我意识的一种作用罢了；这是延续了五千年的病症。如果没有怜悯，世上还要幸福些呢。”

艾舍斯特一面注视着云朵，一面回答说：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怜悯是蚌里的明珠。”

“老朋友，咱们现代的一切不幸都是来自怜悯。看看动物，还有印第安人，他们只是感觉到自己偶然的的不幸；再看看我们自己——总是免不了要为别人的不幸担心。让我们别再为别人的不幸担心了，这样日子会过得快乐些。”

“这个你永远也实行不了。”

加顿沉思着，搅动着他的乱发。

“一个人要想获得充分的成长，绝不能拘于小节。不满

足自己感情上的需要是错误的。因为一切感情都是有益的，都是可以丰富生活的。”

“没错，可是如果违反了骑士精神呢？”

“啊！这太英国气呀！如果你和他们谈感情，英国人总以为你需要肉体上的什么东西，会大吃一惊的。他们害怕激情，却不怕性欲——哦，确实不怕！——只要他们能够保守这个秘密。”

艾舍斯特不做回答；他摘了一朵蓝色的小花，对着天空玩弄着。此时，可以听见山楂树上布谷鸟咕咕的叫声。天空，花朵，鸟的歌唱！罗伯特正在痴人说梦！于是他说：

“得啦，咱们往前走吧，去找个农庄过夜。”正说的时候，他注意到一个姑娘从高处的公有地上朝他们走来。她挽着一只篮子，身形映在天幕上，可以从她的胳膊弯里望得见那片天空。艾舍斯特是个见了美色而心无杂念的人，不觉地想到：“多美啊！”风吹动她的粗绒呢裙子，轻拂着她的腿，掀起她那扁平的孔雀蓝的苏格兰圆帽；她的浅灰色的短罩衫已经破旧了，鞋也裂开了，两只小手又粗又红，脖子也晒成了褐色。她的黑发散乱地飘拂在宽阔的额头上，脸很小，上唇也